

書叢本基學國

疏傳氏毛詩

(上)

撰 奐 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重刊毛詩傳疏序

長洲陳先生碩甫氏毛詩傳疏。梓於道光之末。當時論者。謂其篤守西京家法。微言大義。粲然衆著。實有以繫二千年來諸儒說詩之大成。顧其書行世稍晚。未及著錄四庫。私家譌述。闕焉勿彰。今國家景運中興。稽古右文。藏編競出。自光緒初元。南皮張香濤中丞。采列葩經書目。近復經吳縣常熟兩尚書。特疏進呈。仰承天語褒嘉。留儲中祕。於是名山絕業。昭然揭日月而亘中天。海內研經好古之士。莫不爭先快覩。惜版存陳氏家塾。流播無多。坊間亦未有別本。吾友徐君子靜。慨然集二三同志。命工做寫。覆校翻雕。出而問世。予既歎君用志之篤。服古之勤。更幸是書沾溉四方。從此家絃戶習。洵足以推廣朝廷崇獎經術。嘉惠藝林之意。卽質諸陳先生自敘所言。極畢生念慮。薈萃於茲。將以達治亂之原。懷聖賢之教。竢諸天下後世者。亦不無少裨焉。刊既竣。爲綴數語於簡端。光緒九年十二月。後學仁和方德驥謹序。

詩毛氏傳疏後序

言詩者有四家。而毛氏獨傳。鄭君爲之箋。孔氏爲之疏。後人治詩。率題之曰毛詩。其實出入箋疏。兼綜漢唐。不盡主大毛公也。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有異毛鄭。至宋而新義日出。舊說幾廢矣。夫以意逆志。孟子嘗言之。和氣平心。網羅衆說。以求折衷於至當。未必無裨經訓。乃有自矜神解。務創新奇。如詩疑詩總聞等書。毋亦太不自量乎。我國家鉅儒輩出。務爲實事求是之學。接踵而起。超軼前代。洵千載一時之盛。然詩以毛氏爲宗主。兼習箋疏。其間不無異同。而競爲調停之說者。又復不少。揆諸夫子純如之訓。未能無閒。然惟中吳陳先生碩甫。專治毛詩義。殫數十年之精力。訓詁準諸爾雅。通釋證之說文。引據賅博。疏證詳明。毛義彬彬於斯。爲最。潛研攷索之深。駕先儒而上之。洵毛氏之功臣也。青溪席丈冠甫。潛心古籍。博極羣書。尤精於經學。爲陳先生入室弟子。著有尙書古義。攷訂折衷。義精辭粹。實足補闕徵君。江徵君。王光祿所未逮。惜燬於兵火。詰嗣孟則明經。濡染家學。尤嗜陳先生毛氏詩傳疏。朝夕諷詠。朱墨交施。原刊尙有誤字。未經校改者。一一爲之校正。其用心頗摯。榮見而愛之。勸徐君子靜孟。則明經同志。重付剞劂。氏并獨任校勘之役。孟則欣然允諾。榮復偕孟。則息息離校。以成善本。至疏中引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疏。據明北監本詩正義所引。皆作陸璣。則不事輕改。悉仍其舊。以識先生專門之學。至純至一云爾。光緒十年太歲在甲申孟夏之月。吳縣後學朱記榮懋之甫。謹識於白堤孫谿槐廬家塾。

敘錄

敍曰：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爲樂章，用諸宗廟朝廷，達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羣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子夏親受業於孔子之門，遂彙括詩人本志，爲三百十一篇作序。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六笙詩，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者，傳乃補綴之，而於詁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毛公名亨，作詩詁訓傳，小毛公名萇，爲河間獻王博士，漢書儒林傳不得其詳實。詩當秦燔錮禁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詩萌芽閒出。三家多採雜說，與儀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沒，微言已絕，大道多岐，異端共作，又或借以諷勸時君，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毛抗衡，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僅僻在河閒，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孟堅說詩魯最爲近之者，素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粵隆，若鄭仲師賈景伯許叔重馬季長，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尙魯訓，兼習韓故。鄭康成殿居漢季，初從東郡張師，張恭祖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好爲作箋，亦復閒雜魯詩，并參己意，固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義。及至魏晉，鄭學既行，雖以王子雝不好鄭氏，力極申毛難鄭，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沖遠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家，合爲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隋唐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

兼習毛鄭不分時代。毛在齊魯韓之前。鄭後四百餘載。不尙專脩。毛自謂子夏所傳。鄭則兼用韓魯。不審鄭氏作箋之旨。而又苦毛義之簡深。猝不得其涯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二千年來。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已。矣不揣櫛昧。沈研鑽極。畢生思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情性。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詩不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而義贍。語正而道精。洵乎爲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鈐鍵也。初放爾雅。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爲探索。久乃剷除條例章句。揉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卷。故爲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傳本各自爲書。自傳與箋合併。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傳者。宗毛詩義也。憶自髦飾閒脩。趨承庭訓。依奉慈規。父驥植。與叔父機季父格同產。以樹德。子世稱文芸先生。母趙安人。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擷取先秦之舊說。審擇未漢之異言。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鼠璞之譬。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數。其將有竒於天下後世之言詩者。長洲舊籍。隸崇明陳奐碩甫氏謹撰。

凡例

凡寫字體，恭遇列聖廟諱，恪遵高宗純皇帝刊行武英殿五經敬缺末筆，恭遇御名，恪遵聖諭，上一字敬缺中點作昃，下一字敬改中畫作事。

凡詩有四，今以詩爲建首，而以毛氏傳別之，曰詩毛氏詁訓傳，詩是書之名，毛氏爲作傳人姓，別於齊魯韓三家。

凡全書初從校宋小字本，不減改字，後獲見原本，宋本譌謬脫落，難於依據，今其甚誤處，或從善本訂正，而宋本之舊誤，仍辨載於疏。

凡傳文中闕入箋語，及脫句脫字，依據善本增補，若傳文中衍句衍字，及有疑義，皆不加刪削，惟表明於疏而已。

凡經傳相行通用之字，如關雎在河之洲，洲卽州之俗，而仍用洲字不改，不妨從俗也，疏中則表明之，如葛覃傳中貌字，葉石林鈔本釋文，皆從古文作兒，今疏中從古作兒，而傳仍作貌，所引之書，兒貌悉從本書，故字體不能盡一，此其大概也。

凡齊魯韓三家，與毛同字同義異字異義者，廣採之，其有不合者，辨證之，散見於六朝以後者，則從畧，凡後人所引傳文，意有增益，不足徵信者，不載。

凡援引古書從善本校本與今流俗本不同其注釋開引用它說與原注亦不必盡同或審明之不悉審明也。

凡傳注唯毛詩最爲近古義又簡括其訓詁與爾雅詳略異同相爲表裏至於一切禮數名物由漢而來無人稱引遂輒晦不彰故博引古書廣收前說講明而條貫始可以發數千年未明之義大抵用西漢前人之說而與東漢人說詩者不能苟同也。

凡毛氏之學其源出於荀子而善承毛氏者惟鄭仲師許叔重兩家周禮注說文解字多所取說其餘先儒舊說不悉備載亦不復駁難有足以申明毛氏者鄭箋孔疏與近人說詩家亦皆取證。

此疏之作始於嘉慶壬申從學段氏若膺先生於蘇郡白蓮橋枝園親炙函丈取益難數而成於道光庚子杭郡西湖水北樓友人汪亞虞聳愚爲之亞虞名适孫遠孫之弟有振綺堂藏書極富庚子四月六日開離丁未八月七日雕成附記始末於此。

詩毛氏傳疏目次

第一冊

序

後序

敍錄

凡例

卷一

國風 周南

卷二

國風 召南

卷三

國風 邶

第二冊

詩毛氏傳疏 目次

卷四

國風 鄘

卷五

國風 衛

卷六

國風 王

卷七

國風 鄭

卷八

國風 齊

第二冊

卷九

國風 魏

卷十

國風 唐

卷十一

國風 秦

卷十二

國風 陳

卷十三

國風 檜

卷十四

國風 曹

卷十五

國風 豳

第四冊

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卷十七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卷十八

小雅 鴻雁之什

卷十九

小雅 節南山之什

第五冊

卷二十

小雅 谷風之什

卷二十一

小雅 甫田之什

卷二十二

小雅 魚藻之什

卷二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

第六冊

卷二十四

大雅 生民之什

卷二十五

大雅 蕩之什

第七冊

卷二十六

周頌 清廟之什

卷二十七

周頌 臣工之什

卷二十八

詩毛氏傳疏 目次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九

魯頌

卷三十

商頌

第八冊

釋毛詩音

毛詩說

毛詩傳義類

鄭氏箋考微

詩毛氏傳疏

卷一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國風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疏〕南國也。在江漢之域。周雍州地名。在岐山之陽。諫周食采於周。故曰周公。當武王成王之世。周公在王朝。爲陝東之伯。率東方諸侯。攝政五年。營治東都。王城六年。制作禮樂。遂以文王受命之後。與已陝內所采之詩。編諸樂章。屬歌於大師。名之曰周南。爲先師金壇段氏玉裁毛詩小箋云。章句既移篇前。則都數宜在此。毛三十四章。鄭始三十六章。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疏〕言毛公本章作五章。此從故言。陸德明釋文云。五章鄭所分。故正義云。定本章句在篇後。然則孔本章句在前。可知也。杜甫以曲江三章章五句爲題。書於前。知唐本多如此。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以勸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廣。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疏）小雅論全詩風以文王詩爲始。關雎風始鹿鳴。小雅始文王大雅始清廟。頌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疏）（魏論二南。文王受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疏）（魏論二南。文王受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雖行王者之事。猶循諸侯之職。二南同風也。是以關雎。還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疏）（魏論關雎。論語八份篇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孔子論詩序無不合。釋文沈重云。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然則毛詩真得聖人之教者矣。劉向列女傳仁智篇。揚雄法言李至篇。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傳序。班固漢書杜欽傳。范曄後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所引皆申培魯詩。又李賢注明帝紀。馮衍傳。薛方丘韓詩章句。並以關雎爲刺詩。然關雎三章。周公已用合鄉樂。作爲房中之樂。著於儀禮。鄉飲酒燕等篇。三家詩別有師承。不若毛詩之得其正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擊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

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達匹也言
后妃有幽閒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疏）與也者詩託關雎以爲興也序云詩有六
事於物禮記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音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鄭司農衆注云曰興與周禮大師教六
中而適觸於物假以明志謂之興而以音平物則比矣而以言乎事則賦矣要後好惡形比焉蓋好惡動於
能已者皆出於六興與賦比不之義及賦比易識耳余友長洲吳誠汾說也關雎和聲關古韻如管如篳
興凡百有六興與賦比不之義及賦比易識耳余友長洲吳誠汾說也關雎和聲關古韻如管如篳
子作關叔之六興與賦比不之義及賦比易識耳余友長洲吳誠汾說也關雎和聲關古韻如管如篳
丁爲集韻十七年左傳也通作關許慎說文預注云王雎正義引陸機毛詩義疏云郭璞注太如鷗深目
上骨露關風土人謂之鷗雎氏司馬也杜預注云王雎正義引陸機毛詩義疏云郭璞注太如鷗深目
部十翼關風土人謂之鷗雎氏司馬也杜預注云王雎正義引陸機毛詩義疏云郭璞注太如鷗深目
顧又遊於水而息郭注爾雅有鳥字此又謂雎非白鷺屬上白案許說見說文而揚說未聞太如鷗深目
別擊上無鳥字郭注爾雅有鳥字此又謂雎非白鷺屬上白案許說見說文而揚說未聞太如鷗深目
居劉安淮南子泰族篇云關雎與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擊亦作鷗鷗擊與鷗擊通擊有別者雎別
列女傳仁智篇唯鳩之鳥猶未嘗見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擊亦作鷗鷗擊與鷗擊通擊有別者雎別
詩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中可居者曰州財雅釋文云雎擊亦作鷗鷗擊與鷗擊通擊有別者雎別
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中可居者曰州財雅釋文云雎擊亦作鷗鷗擊與鷗擊通擊有別者雎別
出同流爲濶水案漢水即治水古莘國地在治水北而東鄆大河水又有一水經河水相注河水又南曰
會詩地理徵云案漢水即治水古莘國地在治水北而東鄆大河水又有一水經河水相注河水又南曰
河經流雎水后妃說樂作關雎之詩無不誦此詩者卽釋關雎有別聲云雎擊亦作鷗鷗擊與鷗擊通擊有別者雎別
別經流雎水后妃說樂作關雎之詩無不誦此詩者卽釋關雎有別聲云雎擊亦作鷗鷗擊與鷗擊通擊有別者雎別
之德必本諸文王也傳既釋雎之德無不誦此詩者卽釋關雎有別聲云雎擊亦作鷗鷗擊與鷗擊通擊有別者雎別
之總括二南二十五篇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騶虞序云然後可以風化天子謂文王也推廣此
其義也韓嬰詩外傳雅冥窈窕也幽深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
傳詁窈窕爲幽閒雅冥窈窕也幽深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寘擊也

女歸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妃在父母家有如也是也揚雄方書云美心爲貌美狀爲貌釋文引王肅述毛云善心曰婦善容曰婦功后妃在父母家有如也是也揚雄方書云美心爲貌美狀爲貌釋文引王肅章句婦德貞專貌析音澤言義並相通淑善釋文君作仇匹釋文孫炎本仇作逖秦無衣實之初作淑古淑聲通公羊傳云女在其國稱淑善釋文君作仇匹釋文孫炎本仇作逖秦無衣實之初作也親迎于渭賓賈爲匹相配也此云嘉配好大明明傳文定賦祥大似之有文德也聖配偶云窈窕淑淑有關於德家上文關雎起興而謂樂窈窕爲幽閑又爲貞專皆作關雎詩者得淑女配君子是謂之善也序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車馬物遂而天命全孔以配君子義並同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嫁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以配君子義並同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物靜夫然後可以窈窕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良首王教之端也案和學鞅固齊詩亦與毛詩合列女傳母儀篇引詩作述觀如左傳怨耦曰逖而釋之云言賢女能爲君子耳以淑女指后妃思得淑女以好仇爲和好義本三家說耳正義謂后妃思得淑女以好仇爲和好義本三家說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幽離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窈窕淑

女寤寐求之【傳】寤覺寐寢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傳】服思之也悠思也【疏】參

說文木部引詩作參差爾雅澤草善接余其葉荇釋文著本亦作荇說文作游接說文作蓂顯之推家訓書證薦荇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底莖與水深淺等大如斂腹上青下白以苦酒浸之爲消脆美可案酒其華蒲黃已託訓求例部流本不訓求而詁訓爾者流讀與求同其字作流詩或用釋此古文訓流爲澤與下章采芣之芣則例作解毛用釋言文求也釋詁流下文寤寐求之見詩云后妃有幽離之德亦家上章與義爲說首后妃之德如此乃能共荇菜備庶物此王后共荇菜備庶物也○荇菜之義召南采芣助祭則知荇菜亦以事宗廟公侯夫人執藝菜不求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所以釋經言○

寤猶暗訓覺寐猶昧訓寢求求此善女也蓋謂求三夫人九嬪以下野女與傳義異也服思憂謂傳以思之釋經之服寢寐思之猶求寢寐求之也則經中思字爲助詞無義漢廣文王傳皆云思詞也思爲句首則未之聞又爲句中之詞愍思釋詁文重言曰愍愍爾雅釋詞愍愍思也釋文輒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則輒始見於呂忱字林古作展必矣說文展轉也今蘇轍作展廣雅展轉反側也何人斯箋反側展轉也展與轉同義展轉又與反側同義重言之者思之甚至不安斯寢此所謂哀而不傷也正義引王肅云哀窮寢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備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淑女鍾鼓樂之【傳】禮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疏】
某官傳采取也傳例則不限於首見也經言琴瑟友樂之者兼釋下鍾鼓樂之句友之友讀得相親

韻擇爲字禮樂之樂鍾鼓爲樂則上義琴瑟亦爲樂瑟常御鐘鼓非恆較一專以作鍾傳云鍾鼓實以互同樂

任從盛衰有餘意之樂與否不在本句下者其理難曉易明者仍之而
意過有在本句下者其文易明然不在此本句下者其理難曉易明者仍之而
不謂佳處有在本句下者其文易明然不在此本句下者其理難曉易明者仍之而

萬覃三章章六句

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鸛鸛茂盛貌。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啾啾。【傳】黃鳥，搏黍也。灌木，聚木也。啾啾，和聲之遠聞也。【疏】此案

